

李占鹏 著

二十世纪发现戏曲文献 及其整理研究论著综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07.37
39

二十世纪发现戏曲文献

及其整理研究论著综录



◎ 李占鹏 著



北航

C1653520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07.37

39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文 冉

责任校对:方雅丽 梁悦方雅丽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论著综录/李占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

ISBN 978-7-01-010253-5

I. ①2… II. ①李… III. ①古代戏曲-文献-研究-中国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793 号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论著综录

20 SHIJI FAXIAN XIQU WENXIAN JIQI ZHENGLI YANJIU LUNZHU ZONGLU

李占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25

字数:50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253-5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20 世纪发现戏曲作品全本集及其整理研究	(26)
一 流落英国街头小古玩店的南戏遗珠:《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	(26)
二 传存的唯一元代当世刊刻杂剧集:《元刊杂剧三十种》	(46)
三 抢救于战乱中的元明杂剧珍品:《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	(66)
四 深藏故宫的内府演出本:《清升平署戏曲文献》	(102)
五 王府嗜好戏曲的历史见证:《车王府曲本》	(144)
六 小结	(174)
第二章 20 世纪发现戏曲作品单行本及其整理研究	(188)
一 元代唐僧取经题材的传世戏曲巨制:《西游记》杂剧	(188)
二 明宣德南戏抄本:《刘希必金钗记》	(198)
三 明成化南戏刻本:《白兔记》	(208)
四 明嘉靖揭阳南戏抄本:《蔡伯皆》	(219)
五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荔镜记》《颜臣》《荔枝记》《金花女大 全》《苏六娘》	(229)
六 清道光、咸丰时期青阳腔戏曲民间抄本四种:《三元记》《黄金 印》《涌泉记》《陈可忠》	(240)
七 小结	(248)
第三章 20 世纪发现戏曲作品折(出)集及其整理研究	(261)
一 明代较早相继刊印的两部曲选:《盛世新声》《词林摘艳》 ..	(261)
二 远藏西班牙四百余年的海内外孤本:《风月锦囊》	(280)
三 傅芸子在日本的发现:《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 《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大明春》	(305)

四	俄国汉学家李福清的发现:《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大明天下春》·····	(325)
五	英国汉学家龙彼得的贡献:《满天春》《钰妍丽锦》《百花赛锦》···	(337)
六	至今仍羁留英国的三种曲选:《乐府红珊》《乐府菁华》《乐府歌舞台》·····	(344)
七	小结·····	(353)
第四章	20 世纪发现戏曲理论著作及其整理研究·····	(357)
一	极具戏曲目录学价值的明本《录鬼簿》: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	(357)
二	魏良辅曲律著述的原稿:《南词引正》·····	(363)
三	祁彪佳的戏曲理论:《远山堂曲品剧品》·····	(368)
四	徐于室、钮少雅共同创构的曲谱力作:《南曲九宫正始》·····	(386)
五	张大复的曲谱著作:《寒山堂曲谱》·····	(405)
六	清初钞本、清乾隆杨志鸿钞本:吕天成《曲品》·····	(414)
七	篇幅浩大的最后一部曲话手稿:吴梅《霜崖曲话》·····	(425)
八	古典戏曲的回顾与总结:姚燮《今乐考证》·····	(431)
九	小结·····	(444)
第五章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史料及其整理研究·····	(450)
一	唐前发掘与钩稽:各类戏曲论著的首次征引及披露·····	(450)
二	唐五代搜罗与清理:以任半塘《唐戏弄》为代表·····	(455)
三	宋金元考索与辑佚:《宋元戏曲史》《宋元戏文辑佚》《宋金杂剧考》《元曲家考略》《元人杂剧钩沉》·····	(460)
四	明清访寻与著录:《清代戏曲史》《明清戏曲家考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	(470)
五	小结·····	(482)
馀论	·····	(488)
参考文献	·····	(500)

引 言

20 世纪中国戏曲学界始终未曾消歇、持续有所创获的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形态迥异、卷帙参差、价值卓萃、地位特殊的戏曲文献的不断大量发现。这些发现,作者手稿与坊间抄刻兼备,孤文单篇与别集选刊并列,版本原始稀缺,名目新奇繁缛,时限跨尽百年,地域差遍寰宇,直如盈篋珠玑,恰似满堂金玉,令人眼花缭乱,惊叹欣喜。它们为中国戏曲不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阅读、浏览文本,而且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整理、研究领域,对保护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文献价值。20 世纪发现的每种戏曲文献的面世年代都难以先期预测,无法提前断定,它们的出现虽乍冷乍热,忽密忽疏,既不均衡,又无规律,却断断续续地贯穿着 20 世纪的整个历程。它们大多数初见于国内外经营图书的店肆摊铺和嗜好文艺的家族村落,也有一部分来自于我国地下的考古发掘,还有一部分散藏于世界一些国家久负盛誉抑或不甚知名的各类图书馆^①。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数量丰富,种类多样,虽曾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也做过长期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著,但都是针对某类或某一时期发现的戏曲文献,并未对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进行综合观照和整体审视,遂使它们迄今仍未得到全面梳理与系统叙录。在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面对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论著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亟需尽快加以全面清理、及时给予系统著录,从而为当代及后世研究提供文献翻检的线索和资料查寻的依据。这是我们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必须履行的神圣义务。

^① 关于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文化特征、历史沿革与地域分布、构成类型与价值指归等内容,我曾在《光明日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发表过。在移入本书时为照顾前后文表述的一致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 1900 年到 1949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前后历时半个世纪,是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历史沿革时间最长、创获最多的一个阶段。20 世纪发现的重戏曲文献几乎都荟集在这一阶段,它们依次为 1914 年开始通行于世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从元代流传下来的唯一元刻本,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元人杂剧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①;1920 年发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三种南戏作品,为“诚考吾国戏剧者之瑰宝”^②;1924 年发现的《清升平署戏曲文献》,是我国保存完整、数目可观的宫廷戏曲的唯一文献,“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之替代,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③;1925 年发现的《车王府曲本》,“它所包含的文献价值可与全唐诗、全宋词媲美,它的发现,可与安阳甲骨、敦煌文书并提”,“足可填补‘乱弹’阶段剧目的空白”^④;1929 年发现的《百本张曲本》,是清代中叶以来戏曲抄本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戏曲剧本在民间发行、传播的家族商业经营方式;1936 年发现的《南曲九宫正始》,“在南戏的研究上,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它保存了一百多种‘元传奇’,其中三分之二是近人辑佚所未及的”^⑤;1938 年发现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一发见,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⑥,“此书出,而元明两代之杂剧,非特骤增一倍,且于雅俗两

① 王季思:《〈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序》,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卷首,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叶恭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题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 1931 年版。

③ 朱希祖:《整理升平署档案记》,《燕京学报》第 10 期(1931 年)。

④ 王季思:《足可填补乱弹阶段剧目的空白》,金沛霖主编:《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⑤ 冯沅君:《〈南戏拾遗〉序例》,《南戏拾遗》,哈佛燕京学社 1936 年版。

⑥ 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文学集林》1939 年第 1 辑《山程》(1939 年 11 月)。

途,可窥其全,为研究两代草野风俗人情者所不可缺”^①;1939年发现的《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大明春》,它们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明代中后期地方戏曲声腔的初始资料,是明代中后期江南乡土民俗与地方文化的载体之一。除发现的这些重大戏曲文献,还有很多发现同样具有珍贵价值,像1905年发现的《吐鲁番梵文戏剧残卷三种》,1906年第一次发现的吐火罗A本《弥勒会见记》,民国初年发现的《盛世新声》、《词林摘艳》,1928年发现的《西游记》杂剧和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1929年发现的《绯衣梦》、《风月锦囊》、罗懋登注释校勘本《投笔记》,1932年发现的《今乐考证》,1933年发现的《寒山堂曲谱》,1936年发现的明本潮州戏文《荔镜记》,1937年发现的《乐府红珊》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现的《环翠山房十五种曲》,多是海内外独一无二的戏曲文献。这一阶段发现的戏曲文献多为大型集刊,这些大型集刊或数种,或数十、数百甚至上千种,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所收杂剧242种,《清升平署戏曲文献》和《车王府曲本》所收剧本都在1000种左右,几乎占去现存中国古典戏曲剧本的半壁江山。这一阶段发现的戏曲文献全部初见于各地经营图书的店肆摊铺和嗜好文艺的家族村落,沿革年代紧,出现密度大,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都有戏曲文献发现,而30年代前后更是戏曲文献发现的一个高潮。由于这些戏曲文献不仅是大型集刊,而且是珍本秘籍,它们的发现直接影响着中国古典戏曲整理与研究的基本走向,对充实和修订中国古代戏曲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填空补缺作用。

从1950年到197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发现的戏曲文献以地下考古发掘为主,辅以为数不少的地上寻访。它们顺次为1952年发现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这两部著作由于“畏祸避仇不敢刻”、“遭难破家不能刻”^②的原因自脱稿至发现一直“湮沉了三百年”,能“在人民的时代里重见天日”,实属“大喜逾望的事”^③;1954年出土的4个明代青阳腔剧本《三元记》、《黄金印》、《涌泉记》、《陈可忠》,“是中国戏曲史上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

① 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序》,《孤本元明杂剧》,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②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祁允跋》,《祁彪佳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黄裳:《〈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新发现”^①；同年发现的《今乐府选》是收录戏曲剧本卷数最多的作品集；1957 年发现的《摘锦录》，为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部花部柳子戏抄本选集；1958 年出土的明嘉靖年间手抄本南戏《蔡伯皆》，“给南戏流传到广东及其与潮剧的关系提供了研究线索和实物例证，同时也说明了潮州在明代已经有《琵琶记》的演出了”^②；1959 年发现的清乾隆年间杨志鸿钞本《曲品》，“与通行本大异”，“供给了戏曲研究者很多崭新的资料”^③，“是一部近于吕氏原著的真本”，“它的发现实在是可喜的”^④；1960 年发现的《南词引正》，“把昆山腔发源的历史从明代向前推到了元代，出现了一股重新探讨昆曲渊源的潮流”，“为戏曲史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⑤；1967 年出土的明成化年间坊刻南戏剧本《白兔记》，“是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⑥，“为我国初期传奇演唱本提供了实物”^⑦；1975 年出土的明宣德年间潮剧抄本《正字刘希必金钗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⑧，“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来说”，“更有重要价值”^⑨。除这些引起强烈反响的发现戏曲文献，还有许多发现戏曲文献也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像建国后发现的《葛衣记》传奇，1952 年发现的傩戏写本《刘文龙赶考》，1959 年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卷，1962 年发现的《明何璧校本〈西厢记〉》，同年发现的《王粲登楼》杂剧，1975 年发现的焉耆文《弥勒会见记》以及 60 年代发现的讷庵本《中原音韵》，也都是世所罕见的戏曲文献孤本。这一阶段发现的戏曲文献多为单行本，数量虽远

① 赵景深：《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复旦学报》1956 年第 1 期，后收入其《戏曲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曹腾骅：《广东揭阳出土明抄戏曲〈蔡伯皆〉略谈》，《文物》1982 年第 11 期。

③ 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文学评论》1959 年第 5 期。

④ 吴新雷：《〈曲品〉真本的考见》，《文汇报》1962 年 4 月 20 日，后收入其《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⑤ 吴新雷：《关于明代魏良辅的曲论〈南词引正〉》，《河北师院学报》1993 年第 1 期，后收入其《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⑥ 汪庆正：《记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文物》1973 年第 11 期。

⑦ 胡竹安：《广陵刻印校补本成化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补正》，《中国语文》1984 年第 4 期。

⑧ 饶宗颐：《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⑨ 陈历明：《明初南戏演出本〈刘希必金钗记〉》，《文物》1982 年第 11 期。

不能跟第一阶段比肩,价值却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甚至还要高出一筹。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全都发现于国内,多数来自于地下考古发掘,沿革年代相对紧凑,出现密度比较均匀,尽管没有左右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整体趋势,却对中国古典戏曲局部或支流的研究起着很重要的正本清源的作用。

从1977年到1999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大陆与境外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许多专家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境外各大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他们或嘱托朋友查阅,或亲自出境寻访,而在国内专家学者一面继续搜集书籍文献,一面又将目光转向田野和民间,考察、寻找为世所不知的文物,从而发现了为国内公私收藏所阙如的大量戏曲文献,像1978年发现的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是《西厢记》较早的刻本之一;同年发现的《西厢记》的四片残叶,是“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①;同年收藏于西班牙皇家图书馆的《风月锦囊》开始通行于世,是“迄今所见刊印年代最早的中国戏曲与杂曲摘汇选刻本”,大量提供给“我们最奇缺的南曲戏文(南戏)的材料”^②;1983年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现的《霜崖曲话》,是我国戏曲理论史上篇幅浩大、内容翔实的最后一部曲话手稿,“系统论述了戏曲史上的一些问题”,“继承了古代曲话体例与研究成果,又不乏创造和发展”^③;同年发现的《班本斩貂蝉》、《秋胡归家》、《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其中《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所收剧目“反映了明万历年间当地农村戏曲演出的实际,是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资料”^④;1986年发现的清初钞本《曲品》、清钞本《水云亭》戏文,而清初钞本《曲品》是原刊本的转钞本,“《曲品》原刊已散佚三百馀载,今复有手稿幸存于天壤间,岂不令人心向往之”^⑤;1987年发现的《扇鼓神谱》,是清代山西农村举行傩祭活动颂词与傩戏唱词的抄本;1988年发现的明代彩绘本《西厢记》,具有很高的绘

① 蒋星煜:《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引言》,《〈风月锦囊〉考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王卫民:《吴梅评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廖奔:《〈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剧目内容考》,《中华戏曲》第7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 吴书荫:《〈曲品〉校注后记》,《〈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画艺术鉴赏价值;1989 年发现的《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大明天下春》,“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戏剧、小说、语言、民歌、历史、民俗的研究资料,也为我们提出了广泛的科学研究的课题”^①;80 年代发现的戏曲选集还有《满天春》、《钰妍丽锦》、《百花赛锦》、《乐府菁华》、《乐府歌舞台》、《赛征歌集》、《万壑清音》、《时调青昆》以及关于元明清戏曲家生平的资料,都是一笔数量可观的戏曲文化遗产;90 年代在国内近代报刊杂志发现的近代杂剧传奇,从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从未寓目的戏曲题记、碑刻等文献史料,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发现的大量闻所未闻的戏曲作家作品诸文献史料,尤其后者大规模地集录了流落在国外的明清戏曲文献史料,“作者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始终坚持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明清戏曲的整理和研究起到了“填补空白、排难解疑、添砖加瓦”^②的重要作用。这一阶段对戏曲文献的调查、考察明显趋向开放和深入,与第一阶段一样,也是以地上发现为主,虽已多不是重大戏曲文献,但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更加趋向多元化和细化化。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地域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板块。

第一板块是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这是 20 世纪发现戏曲文献最主要的分布区域。20 世纪发现的绝大多数戏曲文献都来源于这一区域。其中北京、上海、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香港、台湾都有代表性的戏曲文献发现。像《清升平署戏曲文献》发现于北京宣武门外大街汇记书局,《车王府曲本》发现于北京西小市打鼓摊,《百本张曲本》发现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以及《南词引正》、《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清初钞本和清乾隆钞本《曲品》都发现于北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发现于上海市书肆,明成化南戏刻本《白兔记》发现于上海嘉定区,《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发现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图书室;《扇鼓神谱》发现于山西省曲沃县,《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发现于山西省潞城市,清道光、咸丰时期青阳腔戏曲民间抄本《三元记》、《黄金印》、《涌泉记》、《陈可忠》发现于山西省万荣县;《今乐府选》、《今

① 李福清:《〈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序言》,李福清、李平编:《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陆萼庭:《〈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序》,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乐考证》发现于浙江省宁波市,《乐府红珊》、《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发现于浙江省鄞县;清光绪本戏曲论著《词曲闲评》发现于福建省福州市,数目众多的莆仙戏剧目发现于福建省莆田市;明宣德年间潮剧抄本《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发现于广东省潮安县,明嘉靖南戏抄本《蔡伯皆》发现于广东省揭阳市;还有《摘锦录》发现于山东省临清市;《改定元贤传奇》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刘文龙赶考》发现于安徽省贵池市;《凌云记》发现于香港大学;《霜崖曲话》、《时调青昆》发现于台湾台北市;《清嘉庆古钟铸剧目》发现于甘肃省靖远县;《吐鲁番梵文戏剧残卷三种》发现于新疆吐鲁番,《弥勒会见记》发现于新疆哈密、焉耆;戏曲近亲《刘知远诸宫调》残本发现于甘肃金昌黑水城遗址。这些发现戏曲文献尤以新疆的《吐鲁番梵文戏剧残卷三种》、《弥勒会见记》最富特色,它们都是非汉语的剧本,二者在新疆地区的流传,“说明中、印戏剧在隋唐以前已有广泛交流”^①,“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②。我国大陆和港台发现戏曲文献的地域分布很不均匀,北京、上海、山西、浙江、广东较多,山东、江苏、安徽、福建、香港、台湾较少,甘肃、新疆居中,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省市尤其是东北与西南地区,迄今尚未见发现戏曲文献。

第二板块是日本和韩国地区。这一地区涉及的区域主要是日本东京。20世纪东亚地区的戏曲文献发现以日本最为典型,不少中国古代戏曲文献都珍藏于日本。像《元刊杂剧三十种》最初是从日本京都文科大学支那文学研究所引起学界注意的,《西游记》杂剧发现于日本宫内省图书馆,明本潮州戏文《荔镜记》附刻《颜臣》发现于日本天理大学,《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原为日本长泽规矩也博士所藏,今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发现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大明春》发现于日本东京尊经阁文库,《盐梅记》发现于日本山口大学图书馆。还有明世德堂刊本影钞本《荆钗记》、明宣德间刊本《周宪王乐府三

① 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吐鲁番梵文戏剧残卷三种〉》,《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弥勒会见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

种》、明富春堂刊本《赵氏孤儿记》、明广庆堂刊本《折桂记》、《断发记》、《春坡梦》、《新刊葫芦先生杂剧》以及曲选《万壑清音》、《赛征歌集》都发现于日本。而其中之《词林一枝》、《八能奏锦》诸曲选“极为重要,匪为可供研究明代中叶戏曲史之资料,抑且为探讨明代小曲发生状况之珍籍”^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伍伦全备记》发现于韩国首尔奎章阁,虽仅此一种,却为南戏在明代(至少在前期)存在的事实提供了“又一生动的例证”^②。

第三板块是欧洲和北美洲地区。这一地区涉及的区域主要有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奥地利维也纳,丹麦哥本哈根,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图书馆。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发现于英国伦敦小古玩店,《满天春》发现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乐府红珊》发现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乐府菁华》、《荔镜记》、《钱塘梦》发现于英国牛津 Bodleian 图书馆,《乐府歌舞台》发现于英国牛津大学;《韩朋十义记》、《虎口余生记》、《西江祝嘏》、《双翠圆传奇》、《砥石斋二种曲》、《双鸳祠传奇》、《环翠山房十五种曲》、《玉茗新词》发现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钰妍丽锦》、《百花赛锦》发现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风月锦囊》发现于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的圣·劳伦佐修道院图书馆;《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发现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大明天下春》、《荔枝记》发现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而邓长风所著《明清戏曲家考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中关于明清戏曲作家作品闻所未闻的大量材料多数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明刊《四声猿》杂剧则发现于加拿大多伦多图书馆。这些发现戏曲文献主要分布在欧洲,它们在欧洲的分布可以说不仅较为普遍,而且多曲集曲选,单行本虽不是很多,却都十分稀奇珍贵,像《满天春》、《钰妍丽锦》、《百花赛锦》都“是三百年前作为古文物被人带到欧洲,且一直未被人正式鉴定过”,“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用闽南方言的早期文

① 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东京观书记》,《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徐朔方:《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启发》,《徐朔方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学的罕见例证”^①。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戏曲文献也很丰富,主要侧重于史料。加拿大发现的虽最少,但也说明中国古典戏曲文献在北美洲的流布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除上述历史沿革和地域分布基本清晰确定的发现戏曲文献,还有少数戏曲文献的发现时间、地点并不清晰确定,但它们确实是从20世纪开始才在国内通行并为世所广知的,像《古名家杂剧》、《古今杂剧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杂剧十段锦》、《盛明杂剧》初二集、《吴骚合编》、《群音类选》、《南北词广韵选》、《月露音》、《阳春奏》、《徽池雅调》、《衡曲麈谈》、《制曲枝语》,以及各类戏曲论著首次征引及披露的唐前戏曲文献史料,以任半塘《唐戏弄》为代表的戏剧论著搜罗与整理的唐五代戏曲文献史料,以《宋元戏曲史》、《宋元戏文辑佚》、《宋金杂剧考》、《元曲家考略》、《元人杂剧钩沉》、《元明清曲家考略》、《元明南戏考略》、《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明清戏曲家考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清代戏曲史》为代表的戏剧论著对宋金元明清戏剧文献史料的考索与辑佚,《中国曲学大辞典》、《中国昆剧大辞典》、《中国戏曲志》、《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著录的新发现的戏曲文献史料,以及地方戏、域外戏曲史、少数民族戏曲、特殊类型戏曲、与戏曲直接相关的曲艺类论著所涉及的戏曲文献史料,尤其像《中国戏曲志》这样的大型丛书,著录和保存了许多发现戏曲文献史料,它们对研究“戏曲与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依从关系”^②都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只有将大凡第一次出现的戏曲文献史料也纳入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领域和范畴,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历史沿革和地域分布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才算开阔完整、严密科学。

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构成体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主要类型为20世纪发现戏曲作品总集。这种类型是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宝库和重镇,收录作品数量最多,情节最全,影响最大,堪称20世

① 龙彼得、胡忌:《被遗忘的文献》,龙彼得、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刘文峰:《〈中国戏曲志〉的资料价值、学术成就和对学科建设的影响》,《中华戏曲》第28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代表。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是《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录戏文三十三种的最末三种,尽管甚为寥落,但毕竟是最早的南戏作品,也是迄今传存最早南戏的全部作品,它们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特别确实地“认识了戏文的真面目”^①;《元刊杂剧三十种》收录的虽是元代全部杂剧作品的一小部分,但它却是“现存元代杂剧的唯一当代刊本”^②,是保留至今的元刻杂剧总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收录元明杂剧作品数量最夥,是“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剧本集”^③,“借此得以窥见历史故事在元明间递嬗变化之迹”^④,视为元明杂剧总集尚不致遽遭物议;《清升平署戏曲文献》是清代宫廷戏曲演出剧本总汇,“包含史料甚广”^⑤,乃“真正民间文学”^⑥,已发现的虽不是它的全部,但与全部相差无几,基本就是它的总集;《车王府曲本》是蒙古赛因诺颜王车登巴咱尔及其子孙在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收集的皮黄剧演出本,“为文学界研究戏曲小说和通俗文学的重要资料”^⑦,今见将近千种,完全是总集的规模和气象。还有《吐鲁番梵文戏剧残卷三种》、《改定元贤传奇》、《古名家杂剧》、《古今杂剧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杂剧十段锦》、《盛明杂剧》、《环翠山房十五种曲》、《今乐府选》、《百本张曲本》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作品集不但未冠“总”、“全”字样,相反有的书名还缀以“选”字,所收作品只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有几种、几十种者,也有数百种、近千种者,虽然可以视为选集,但所收每种作品都是全本,并保留着初次发现的原始风貌。由于这些发现戏曲作品就是该样式编纂体例现存的全部作品,一直以来学术界都把它们当作总集或全集看待。

① 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前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②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校订说明》,《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③ 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文学集林》1939 年第 1 辑《山程》(1939 年 11 月)。

④ 同上。

⑤ 朱希祖:《〈清升平署志略〉序》,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1937 年版。

⑥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引论》,《清升平署志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1937 年版。

⑦ 雷梦水:《车王府钞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藏》,《学林漫录》第 9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第二种主要类型为 20 世纪发现戏曲作品单行本。这种类型全部是孤本单帙的戏曲作品,它们不见于 20 世纪以前编纂的任何戏曲作品总集,往往以个体的面目出现,像《西游记》杂剧是最长的元杂剧作品,“结构很宏伟”,“颇有一个很整齐的划界在着”^①,长期以单行本流传;明宣德南戏抄本《刘希必金钗记》、成化南戏刻本《白兔记》、嘉靖揭阳南戏抄本《蔡伯皆》都是“向来完全消失不见于记载的文物”^②,它们以单行本分别被墓主作为陪葬品才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戏曲作品既独特又稀罕的一种流传方式;《三元记》、《黄金印》、《涌泉记》、《陈可忠》是清代道光、咸丰时期民间艺人抄录的明代“青阳腔的四个全本”^③,它们的发现对重新认识戏曲声腔在明代的演变颇有意义,一百多年来始终以单行本流传;《荔枝记》、《荔镜记》附刻《颜臣》、《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是三种潮州戏文,“在国内已经失传而在国外还有传本”^④,它们很早都以单行本迁流海外。还有《弥勒会见记》、《绯衣梦》、李开先抄本《王粲登楼》、韩国奎章阁《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伍伦全备记》、罗懋登注释校勘本《投笔记》、抄本《葛衣记》、曹寅《北红拂记》、清抄本《水云亭》和《扇鼓神谱》以及新发现的近代杂剧传奇的许多单行本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戏曲作品一般篇幅比较长,题材相对富有传奇性,拥有不少观众和一定市场,因而才被独立刊刻或抄录以孤本单帙行世。

第三种主要类型为 20 世纪发现戏曲作品选集。这种类型是戏曲作品折、出的选编,而不是它们全本的纂辑。按照编纂者的好尚和愿望,每部戏曲作品都遴选出特定的折或出作为代表,这样“至少可以把各种重要剧本的精华,呈现于我们眼前”^⑤,不失为快速获取古典戏曲作品信息且能够达到期待效果的一种好方法。正因为如此,像《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都是散曲、杂剧、戏文单曲选本,它们“销声匿迹二百五六十年来,忽复先后出现于人间”,“这不能

① 郑振铎:《西游记杂剧》,《郑振铎全集》第 4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饶宗颐:《〈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赵景深:《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复旦学报》1956 年第 1 期,后收入其《戏曲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④ 吴南生:《〈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序》,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⑤ 郑振铎:《中国戏曲的选本》,《郑振铎全集》第 6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不说是我们的幸运”^①；《风月锦囊》是刊印最早的元明杂剧、戏文、传奇、杂曲摘汇选刻本，“系天壤间孤本，所选传奇、杂剧、时曲最富”，“虽系选本，且仅录曲文而无宾白，然亦弥觉可珍”^②；《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大明春》都是以杂剧、戏文、传奇为主的单曲选集，“幸赖日本内阁、尊经阁两文库保存至今，使吾人得睹此种珍籍，洵为极可庆慰者”^③；《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大明天下春》是杂剧、戏文、传奇、俗曲的选集，“保留了相当丰富的散出和俗曲”，从刊刻到发现“已经经历了近四百年”，为“极其珍贵的文物”和“古代祖先创造的精神财富”^④；《满天春》、《钗钏丽锦》、《百花赛锦》刻印于 17 世纪初，是明代闽南流行的戏曲、时调选集，“从中可以找到二十六出戏的痕迹，其中有几出已不复存在，有的在中国任何场合都没有记载”^⑤；《乐府红珊》、《乐府精华》、《乐府歌舞台》是至今仍羁留海外的戏曲、散曲单曲选集，它们保留了不少散佚剧目的折、出，“重要性仍然存在”^⑥。还有《摘锦录》、《月露音》、《赛征歌集》、《万壑清音》、《时调青昆》、《群音类选》、《南北词广韵选》都属于这种类型。中国戏曲作品篇幅多较长，不易全部浏览，将它们的精彩片断选编出来献给读者，可谓最理想的传播方式。这种类型是作品总集的辅翼，所收作品虽都不是全本，却既节省了篇幅，又增加了容量，遂使许多难以寓目的作品流传下来。

第四种主要类型为 20 世纪发现戏曲理论著作。这种类型是指戏曲学家成体系的戏曲研究成果，相对戏曲作品而言，它们卷帙薄，规模小，但价值却丝毫不比发现戏曲作品总集、单行本和选集低。像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是不同于明清传世《录鬼簿》的另一个版本，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

① 郑振铎：《〈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郑振铎全集》第 5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

③ 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东京观书记》，《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李福清：《〈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序言》，李福清、李平编：《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龙彼得、胡忌：《被遗忘的文献》，龙彼得、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5 年版。

⑥ [美]韩南：《〈乐府红珊〉考》，王秋桂译，台湾《中外文学》1976 年第 7 期。